

从『觉醒』到『戏仿』——评神话电影《八仙！》的叙事创新

■文董燕茹

近年来,国产神话IP动画电影逐步形成了一套以“觉醒”为轴心的主导叙事范式,仅2015年至2024年,全国备案的国产动画电影中就有159部以中国经典神话人物为主角的。其中,孙悟空、二郎神、哪吒是最具代表性的IP。《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中被封印的孙悟空在找回力量的同时重拾初心,《哪吒之魔童降世》以“我命由我不由天”完成了对宿命论的反叛,《姜子牙》则讲述了被贬后的自我价值重估。三部影片虽在具体叙事动力上各有侧重,但共享同一“本质主义”的叙事语法:主人公的成长被预设为准神性的回归、确认或激活。由此,可将这一主导范式在叙事结构上概括为“压抑-激活-升华”的觉醒式叙事路径。

2026年暑期档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以一群市井草根假扮神仙、闯荡蓬莱的独特设定,提供了新的叙事样本。影片聚焦八仙成仙前的凡人时期,讲述一群市井草根假扮神仙、组团闯荡蓬莱仙境的故事。他们没有法力,没有天命,初始动机不过是赚钱还债,却在层层骗局与危机中逐渐承担起拯救苍生的责任。本文借助巴赫金的戏仿理论,从情节组织、人物塑造与悬念设置三个维度,分析《八仙!》如何以“戏仿”策略重构既有的“觉醒”叙事范式。

情节组织的戏仿：从“英雄之旅”到“草台班子”

巴赫金将戏仿理解作为一种“双重话语”策略:戏仿文本沿用被模仿对象的话语形式,同时在这一形式中嵌入另一种异质性的声音,两种话语在同一表述结构中碰撞、对话,生成新的意义。《八仙!》对觉醒范式的戏仿首先体现在叙事前提的重置上。《八仙!》中的八位主角是小偷、碰瓷者、市井浪子,多数人闯入蓬莱的初心不过是赚钱还债。影片将一群毫无神性可言的凡人置于神话叙事的中心,以世俗生计话语取代了天命觉醒话语,两套话语在同一叙事空间中交锋对峙,意义的生成正在于这种错位本身,崇高的话语被低微的实践者“执行”时,二者的缝隙便构成了戏仿的运作空间。当拯救苍生的宏大叙事由一个靠偷蒙拐骗为生的“草台班子”来完成,觉醒范式所依赖的天命预设与英雄前提便被从根本上瓦解。

这种戏仿进一步显影于影片的双层叙事结构之中。表层是凡人假扮神仙的侠盗故事,核心是维持虚假身份的可信度;深层是在扮演与暴露的博弈中,人物逐渐向内生长,在不知不不觉间承担起神仙的职责。两层之间的张力构成了戏仿运作的核心场域,比如片中钟离权凭借偷盗经验屡破各类案件,阴差阳错之下,那座破败的道观竟被乡民视为显灵神庙。巴赫金所强调的对话性在此体现为,扮演的话语不断宣称角色动机之假,而责任的实践却反复确证了人物行为之真。

与此相应,影片放弃了觉醒范式偏爱的顿悟式瞬间,代之以渐进式蜕变。“觉醒”范式中一个场景、一句台词便足以让人物豁然开朗,主体性的飞跃在瞬间完成。而《八仙!》中,蜕变伴随着每

一次穿帮危机和是否要坚持扮演神仙的抉择。前半段的日常喜剧暗中埋下各人的性格伏笔与执念根源,中段则一层层剥开人物前史。以钟离权为例,他对权力秩序的日常抵抗与对道义底线坚守,在“玉净瓶甘露”的使用中得到了集中呈现:救眼前即将旱死的小村,还是空置甘露等待一场未至的大灾,他的选择本身便成为渐进式蜕变的缩影。

人物塑造的戏仿：从“天选之人”到草根凡人

巴赫金尤其重视叙事的众声喧哗,他认为多种独立的声音和意识在统一文本空间中交汇,是对话性叙事的核心特征。觉醒范式的人物塑造遵循单声道的逻辑:主人公的成长被叙述为回到更高的本真状态,所有声音最终汇聚到同一个“成为自己”的主题之下。《八仙!》对人物采取彻底的降格策略,却在凡俗身份中开掘出彼此差异、彼此冲突的情感纵深,形成多声交织的人物谱系。

吕洞宾与钟离权的双线身份反转提供了典型例证。吕洞宾表面风流倜傥,被钟离权误以为是被贬凡间的神仙,实则他的浪荡是一种主动的自我放逐。钟离权表面上是偷鸡摸狗的小贼,但他的偷窃最终指向蓬莱仙府中德不配位的神仙,偷窃行为被重新编码为底层对权力秩序的日常抵抗。他们的身份不再是单一本质的线性展开,而是多层话语的交叠。每一层身份的揭晓都伴随着价值判断的翻转。

影片将八人组合定位为“草台班子”,这一设定将对话性从个体层面扩展到了群体层面。“觉醒”范式中力量来源于个体内在的潜能;而“草台班子”的所有人都有短板,没有人具备独立解决问题的全部能力,成事靠的是群体间的协作。影片全程不给八位主角开“金手指”,凡人对战神仙全部依靠团队配合与智斗巧思,力量的来源从个体内在转移到了群体之间。八位主角从各自盘算利益的陌生人变成彼此依靠的伙伴,这个过程取代了单一主人公的觉醒孤光,成为整部影片的叙事主线。主体性的建构从独白式的自我实现变成了众声喧哗式的交互生成,强大不再是内在本质的自我实现,而是协作中的彼此超越。

悬念设置的戏仿：从天命之问到身份之辨

觉醒范式的核心悬念具有本质主义色彩:主人公是谁,他的命运是什么,他能否完成或违抗天命。这种悬念预设了一个先在的命运秩序,叙事的推进不过是对这一秩序的逐渐揭示。《八仙!》将悬念类型置换为身份之辨:谁在假扮谁,真实身份是什么,凡人能否骗过神仙。扮演成为核心悬念机制,戏剧张力从本质的追问转向表演的维系与暴露。这一置换在表演中生成,用高度社会化的身份理解取代了本质主义的主体性。

影片通过盗宝、身份、阵营、真相四层递进反转构建叙事迷宫。盗宝层抛出任务驱动力,身份层揭示每位成员的加入过程和身份背景信息,阵营层考验团队在危机面前的信任维系,真相层完成对所有预设的重新解释。钟离权被逐师门真相的逐步揭晓,以及吕洞宾身份布局的最终收束,每一层反转都是对人物关系与价值判断的重新校准。

该片最核心的反转在于:一群只为赚钱的凡人,在假扮神仙的过程中不知不觉担起了拯救苍生的责任。拯救苍生从沉重的天命变成了自然而然的担当,不再需要以“觉醒”的名义来正当化自身。这一反转构成了对“觉醒”范式最深层的“戏仿”,它消解了天命的神圣性,却保留了伦理行动的严肃性。伦理担当从本质主义的预设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在扮演中生成的选择。当拯救苍生不再是谁的天命,而是每个凡人在扮演中可以作出的选择,神话的伦理内核反而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当代共鸣。

《八仙!》通过情节组织、人物塑造与悬念设置三个层面的“戏仿”策略,完成了对既有“觉醒”叙事范式的有效重构。这一重构的实质是将神话叙事的驱动力从个体本质的实现转移至群体关系的建构,从形而上的天命追问转移至世俗的身份扮演,却在这一转移中保留了神话最核心的伦理担当。“戏仿”作为一种对话性叙事策略,在当代语境中实现了对神话叙事资源的创造性激活。当神话人物褪去神坛滤镜,其与当代普通观众的情感连接反而更为真切。《八仙!》为神话IP电影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觉醒”范式的创作路径,也证明了戏仿作为一种叙事重构策略在当代中国动画电影中的实践可能性。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6月底上映的《魔方小姐》讲的是老年女性一辈子的闺蜜情,无独有偶,7月17日上映的《想你了》讲的也是从小相伴到大的姐妹情。《魔方小姐》由真人真事改编,《想你了》则是翻拍2015年的英国电影《已经开始想你》。

原版由女编剧莫文娜·班克斯执笔,美国资深女导演凯瑟琳·哈德威克执导,托妮·科莱特、德鲁·巴里摩尔联袂主演电影中的好闺蜜米莉和杰西。《想你了》由三年前执导《鸚鵡杀》的女导演麻赢心编导,片中的好闺蜜高凡和汪美丽则由国内95后“小花”章若楠和喜剧女星金靖扮演。有意思的是金靖在《魔方小姐》中也客串出演了一个喜剧“名场面”。

由女性班底联合创作的女双主电影自然吸引了不少女性观众。观影时,许多女孩结伴而来,银幕下的闺蜜看着银幕上的闺蜜演绎人生故事,红了眼眶。

父母、兄弟姐妹由血缘联结,闺蜜则是我们主动选择的家人。友情的位置是崇高的,在女孩的成长过程中,与另一个女孩的结缘相伴是一种“福报”,她让你的童年不寂寞,她是你重要的精神支撑。彼此欣赏,互相扶持,一起做疯狂冒险的事,一起分享秘密和快乐,也共同承担困境中的痛苦,这种亲密关系可能是父母给不了的,也是异性伴侣无法触达的。对于一些人来说,友情也比爱情“靠谱”,当身边的男友换了,而女友永远还是那一个。

《想你了》就讲了这样一个女性相伴成长的故事,只不过小时候的故事快速闪回,电影直接从两位女性的成年困境讲起。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的高凡突然被医生告知患上乳腺癌,一心做厨师的汪美丽却未婚先孕。

粤港澳电影专栏

暑期档硝烟弥漫,周星驰的《功夫女足》不出意外引起了争议。上映15天票房超过15亿元,豆瓣评分却从6.6降到了6.5分,普通观众和专业影迷的观感差异显而易见。

对于影评人而言,《功夫女足》像场噩梦。为什么?电影故事简单到一句话可以说完:娥眉队参加至尊无杯杯女足比赛,一路艰辛打败各个球队,最后赢得了冠军。这样简单的故事,没有不断反转的情节结构、不断成长的人物弧光,不好上高度、上价值,影评要怎么写呢?

首先难以上周星驰电影一贯的“小人物坚持奋斗、逆袭”成功”的价值。虽然评论多说影片就是《少林足球》换了个性别,但实际上《功夫女足》比《少林足球》换了个性别更简单。《少林足球》是典型“功夫+体育”的“逆袭”模式,情节是一群身怀功夫的落魄小人物组成足球队后“逆袭”。从主角星,到他的二班师兄弟,再到教练明峰,最开始都处在人生低谷,影片从他们组队讲到踢球再到夺冠,前期的落魄和最后的胜利差别巨大,一套“逆袭”流程演完“小人物也有梦想”“努力就有回报”,“奋斗”“坚持”等价值上得自然而然。而《功夫女足》不同,娥眉队首次出场比赛就是强队,轻轻松松赢下金龙队和恒河队。队员虽各有伤心事,但也并非落魄之人,主力钰琨还是“富二代”,“小人物逆袭”的价值难以硬套。

第二难以上女性电影里女性觉醒的价值。作为女子足球队,娥眉队从队长到队员都是女性,虽然也有人在感情上受过伤害,但动辄开口骂人的是女队长双双,幕后高手是师太,动不动被暴打的是男班主和小叔公,没有女性受压迫的戏码,也就无法上女性觉醒的价值。

如果说《魔方小姐》是讲老年女性“逆风翻盘”的励志故事,《想你了》就是讲青年女性的抗癌故事。这一点,我虽然没有预料到的,本来以为是场欢乐的姐妹情谊之旅,结果是场严肃沉重的人生大考,不得不面对。

直视伤痛的写实之镜

电影中有两场戏让我印象深刻:一场是汪美丽刚刚切除双乳的高凡换药,一场是汪美丽带着高凡逃离生日聚会现场。影片的叙事动力随着高凡的病情不断加码。高凡先是积极配合做化疗,后在医生的建议下无奈切除了乳房,最后癌细胞脑转移。这次,高凡选择了放弃治疗,住进临终关怀安养院。

我也是第一次在大银幕上看到一个得乳腺癌的女性所经历的种种痛苦和不安。虽然《滚蛋吧!肿瘤君》也是抗癌题材的电影,但是整个过程专注漫画家熊顿的精神世界,很少有病痛的展现。《想你了》则细致地展现了高凡的整个治疗过程和不良反应,掉头发、呕吐、术后换药……当然,这也得益于原版。

尤其,当瘦小的高凡裸露着后背安静地坐在房间里,汪美丽揭开裹在她胸前的一层又一层纱布时,不由得让人心疼地落泪。而当丈夫想和高凡亲近时,触摸却怅然若失、翻身而睡,电影没有回避任何尴尬的瞬间,这个反应无疑会刺痛失去了身体部位的高凡,同时也会刺痛银幕之外的观众。没有对错,只有真实入微的罅隙。

在丈夫精心策划的高凡生日会上,高凡配合着表演,努力扮演着坚强抗癌人设,但只有汪美丽看出了她的不开心。当丈夫送出自以为会让

《想你了》： 他爱她，她懂她

■文/周夏

妻子惊喜的生日礼物时,也只有汪美丽说出了真相:这套低胸的婚纱并不适合胸部留着手术伤疤的高凡。不是丈夫不爱她,而是闺蜜更懂她。高凡第一次和丈夫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病人不易,其实,家属也不易,承担的压力和责任一点都不少。

汪美丽带着高凡跑了出去,做了一回快乐任性的逃跑寿星,坐双层敞篷巴士,去听孙燕姿的演唱会,一起唱起《第一天》:“你很搞笑,你很奇怪,你头发很乱,有的时候你又突然为我的事情变得很勇敢……第一天的纯真色彩,它总是永远那么灿烂。”这显然是高凡唱给美丽的歌。

面对死亡的浪漫之梦

有点遗憾,《想你了》并没有保留完整的写实风格,而是把许多时刻浪漫化、虚化掉了,这样处理让整部电影失去了重量,变得轻飘飘的。

比如汪美丽与餐厅开黄腔的老男人产生争执时,电影用慢镜头表现高凡举起烟花枪向老男人大放烟花,为美丽解围;比如汪美丽陪同时日不多的高凡一起奔赴机场,幻想重温东北老家的雪,结果整个机场都飘起了雪花。我能理解编导在原版本土化过程中,对于正处于花样年华的女主人公结局的不忍,想圆她一个浪漫又温馨的童话梦。想象力飞升的写意镜头既有炫丽张扬的视觉表现,也有轻松愉悦的情绪释放,但是却失去了面对生命本身的那份庄严和沉静,显得过于甜腻了,调性也不统一,有些夸张和跳脱。怪不得有观众评论说这是混着滤镜青春的“糖水片”。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原版对于女主结局的处理。两版虽然都有喜剧色彩,不至于让这个抗癌题材过于沉

《功夫女足》：

文化自信下展现纯粹比赛魅力的体育电影

■文/周文萍

自国家的特点。金龙队对应泰国,其教练赛前先向娥眉队道歉承诺出医药费,内涵就是其队员会泰拳。恒河队对应印度,印度以瑜伽闻名,队员身体有极强的柔韧性,守门员的手甚至能突然增长接到球。珊瑚队人高马大,力量大到能把球踢上天再砸到几公里外,是西方人的特征。梨花队对应韩国队,队员妆容精致,发明出美瞳大法,撒娇卖萌、黑哨打人等花样层出不穷。大河队则对应日本队,踢球融合日本剑道“居合斩”理念,强调瞬间爆发与精准打击,还使用了《足球小将》中的冲力射门、猛虎射门等经典招式。

影片最大的看点在于看娥眉队如何以“中国功夫+足球”打败一支支实力强劲的队伍取得冠军。随着一场场比赛推进,娥眉队认真研究每个对手,针对每个对手特点安排不同队员和战略,旋风射门、飞天借力传球、北斗七星香蕉球、天外飞仙、太极金钟罩、太极听云手、麒麟奔雷腿等各种功夫足球招式以“真人动作+动漫特效”相融合的方式一一呈现,让观众享受了一场场天马行空又紧张激烈的功夫足球比赛。

这也是该片的价值所在。《功夫女足》真的是在拍足球比赛。它不承载小人物逆袭,不承载女性觉醒,也不承载民族反抗,而是认真拍好每一场比赛,让观众享受功夫足球的欢乐。

所以不管各队在球场上对抗如何激烈,她们走下球场仍然相互尊重、待之以礼。金龙队教练与娥眉队教练紧张比赛中不忘向对手双手合十致意,大河队教练更是西装革履、冷峻优雅,于从容不迫中显示出老牌强队的信心与实力。

当然,放弃对得失的追求、专注

重和忧伤,但是《已经开始想你》却更为沉着成熟。米莉和杰西彼此见证了人生的重大时刻:米莉陪伴杰西生孩子,杰西陪伴米莉走过了人生的最后时光。最后的夜晚,这对挚友共枕,米莉在杰西的怀中安然离去。《想你了》却删去了这个精彩的桥段,也删去了米莉妈妈这个重要配角。高凡并未见证美丽孩子的出生,也未在美丽怀中离世,只是给美丽未来的孩子起名珍珠,因为自己的女儿叫贝壳。

剧情替换为高凡把车留给了美丽,并买下美丽租的房子。主创想表现两位女主的深厚情谊,尤其是高凡的善良、理智和责任感,她在离世之前还要把一切都安置妥当。就像剧中台词所说:太阳照着地球,贝壳也要罩着珍珠。可是细想一下,现实逻辑能讲通吗?广州的房价并不低,作为策展人的高凡有这个实力为好友买房吗?就算高凡有能力给美丽赠房赠车,作为单身母亲的美丽愿意接吗?愿意让即将离世的好友一直为自己托底吗?这有点超出我的理解范畴了,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可能发生。不由得就想到《小时代》系列的大结局,患癌的富家女顾里在离世前对自己的姐妹豪掷千金、买房安家。可是,《想你了》不是《小时代》,高凡也不是顾里。

相对于中年女性版的《已经开始想你》,《想你了》显然是有些幼态的少女版。虽然高凡已为人妻母,美丽也做了单亲妈妈,但是二人的友情还是停留在小时候。电影把闺蜜情过度理想化、过度提纯了,失去了应有的边界感。但是成人的世界还是要复杂些,不仅仅有友情,还有爱情、亲情的各种牵绊。这也是我看完《想你了》不满足的地方。